

諸位家人，大家早上吉祥，阿彌陀佛！

印光祖師在他的教誨當中有強調，首先嚴持戒律，因為戒律是修學的基礎，修學的基礎，戒為無上菩提本；還有提到一個重點，菩提心是修學的主帥，那打仗不能沒有統帥，所以菩提心是主帥，那我們一提到菩提心，大家應該會很重視；那印祖講的第三個重點，真信切願是修學的先導，真信切願這個願力帶你去西方極樂世界，那這個菩提心是主帥，重要。

我們念《勸發菩提心文》給我們很高度的一個提醒，「入道要門，發心為首，修行急務，立願居先。願立則眾生可度，心發則佛道堪成」。那下面這個提醒就很重要了，「苟不發廣大心，立堅固願，則縱經塵劫，依然還在輪迴」。那我們現在都在輪迴哦，所以很可能我們過去生修行最關鍵的是什麼？沒有發菩提心。那祖師這一段開顯，他馬上引了經中之王《華嚴經》的一段話，「忘失菩提心，修諸善法，是名魔業」。行善最後變什麼？魔業。這個話的分量相當重哦。佛門有一句話叫三世怨，修成三世怨，第一世修福，第二世享福，第三世墮落。

我們當前的社會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了，有財富的人、有權的人，他不懂得修行，淨拿著財富權力揮霍，甚至是作惡，所以一世把好幾世的福報花掉了，然後又造了無量無邊的罪業。那這個也是他雖然在享福當中，那他沒有發菩提心，「忘失菩提心，修諸善法」，那變成魔業了。那這裡是講，《華嚴經》這一段話不是說沒發，是什麼？發了以後還忘失掉了。所以《中庸》第一句話的提醒就很重要，「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」，所以菩提心就是道，不可須臾

離也。

所以我們時時要保持這個菩提心，用菩提心做一切事都是殊勝的功德。比方我們昨天去爬山，我們爬山要上坡吧？爬山有下坡吧？那《華嚴經》的「淨行品」裡面它就講了，「見昇高路」，我們爬坡嘛，「見昇高路，當願眾生」，那個當願眾生就是心包太虛。大家對「當願眾生」這一句話熟不熟悉？熟悉哦。「自皈依佛，當願眾生，體解大道，發無上心」，這三個，三皈依的句子從哪裡出來的？就是《華嚴經》的「淨行品」。

所以我們看到要上坡了，「見昇高路，當願眾生，永出三界，心無怯弱」，不要膽怯，勇敢的把它爬上去，心無怯弱。那我們時時知道要守住這顆菩提心，那爬山的時候也是在修積功德，我們起的心，就是當願眾生都能「永出三界，心無怯弱」。昨天芮學長說之前她還不敢發心，昨天她鼓起勇氣發心了，這叫心無怯弱。

另外一句又講道，「見趣下路」，趣下路就是下坡了，「當願眾生，其心謙下，長佛善根」。要往下，就提醒我們要謙卑，其心謙下，增長佛的善根。那佛最重要的善根是什麼？平等心是佛最重要的善根。我們說十法界依正莊嚴，都有引業，引我們到十法界。到佛法界最重要的什麼？平等心。大家聽過這一段教誨沒有？成佛最重要的是平等心，師長老人家有常講。那我們聽完了，我們人生變化了沒有？這個要勘驗，我們學了以後我們自己有沒有變化？那一勘驗，我們才知道我們有沒有解行相應。

我們不能學成黃世仁的母親，是吧？大家看過「白毛女」嗎？這邊有比較年輕的人可能沒看過「白毛女」，我也沒看過啦。我是剛好聽黃念祖老居士說，「白毛女」這個片子裡面有一個人是黃世仁的母親，是不是？她進了佛堂很虔誠，是吧？出了佛堂啥都幹，是吧？我們不能變成這樣。包含我們說你讀了《論語》，氣質要什

麼？能改變啊。你不能讀了《論語》讀了一年、兩年了，氣質都沒有變，那這個又白學了。所以這個都屬於我們要勘驗的部分。

好，所以我們聽了師長老人家說平等心是佛法界的引業，那我們這一生要去哪裡？極樂世界，那是佛法界。你每天都想著要去，用心都是用高下傲慢心，去得了嗎？那就跟我們的目標背道而馳。所以其實這一段開示，平等心是佛法界的引業，我們一聽應該：我要常保平等心。當平等心一失去了，那我們要警覺自己，我要去搞輪迴了，我是要去成佛的，不是要搞輪迴的，馬上這個心就調整過來。

那師長老人家在「菩提心貫注在整個生命中」，他老人家有一段開示，剛好在開解這個平等心。師長老人家說：我念阿彌陀佛，跟大家不一樣，在我的心目當中一切眾生都是阿彌陀佛，我對一切眾生的供養跟對阿彌陀佛絕對沒有兩樣。大家聽過這一段話沒有？那假如隨文入觀，這一段話他真聽進去了，放在心上了，他再看每一個人一不一樣？不一樣啊。看每一個人都是什麼？都是阿彌陀佛。

所以師父有一段話很有味道，師父說當你看一切人都是佛，恭喜你，你成佛了！當我們看別人這個不對那個不對，那不是恭喜我們，那我們不是成佛，我們都在搞輪迴業了。

所以師長老人家這些教誨，我們每一句用心體悟，都有大的受用，甚至於當下人生就改變了。心境改變了，一切人事境緣也會跟著變，因為依報隨著正報轉，所以境界沒有辦法轉，我們說「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」，一定要回到這顆心。

那我們剛剛強調菩提心的重要。那我們也聽了師長老人家這麼多的課，事實上老人家有大智慧，洞察這個世間的問題，而且提出解救的理念、方法，有智慧就在這裡展現出來。

陳弘謀先生他有講，「必做世間不可少之人」，我要做世間最不能少的人，「必為世人不能做之事」，世間人不願意做的我去做。那這個世間現在最缺的是什麼人？佛陀他連國王都不幹了，他去當一個多元文化教育的義務工作者，那這個表法不是也給我們的人生一個啟示跟思考嗎？那這個世間現在最重要的事是什麼？而且很現實的情況是，最重要的事很少人去做。你看老人家現在做跟這些大使們介紹中華傳統文化，這件事重不重要？重要。可是他老人家九十三歲了還這麼奔波，那代表最重要的事還是很缺乏人去承擔。所以我們去承擔這些最重要、最急的事，這個就是菩提心的落實。

那諸位學長，師長老人家這麼多救世的理念，我們能不能每一樣都做，不可能吧？有可能我們契入法身大士，是有可能的，那就像觀世音菩薩千處祈求千處應。那依我們現在的能力，我們得要有理智，我們不可能一下變觀世音菩薩。

所以理智的話，那我們面對因緣也不能打腫臉充胖子，這個時候要記住八個字，是我們弘一大師《晚晴集》裡面《格言別錄》的教誨，要「度德量力，審勢擇人」。我們自己有沒有經驗，就是你很熱忱、很激動，答應別人事，結果做到一半，就覺得好像做不下去了，退也退不回來，挺難過的。那這個時候，過去煩惱，我過去怎麼答應了？現在煩惱，現在該怎麼辦？未來煩惱，哎呀，我怎麼活呢？你看一個決策不對了就麻煩了。你看《弟子規》很重要，「事非宜，勿輕諾，苟輕諾，進退錯」。

所以這八個字在《格言別錄》當中特別強調，請問大家量力而為這句成語讀過沒有？用上沒有？其實我們身上的寶多不多？多啊，你得拿出來用。你看觀音菩薩，不是很多手，是吧？然後你看他每一個手都有一個法寶，有沒有？得用。

「度德量力，審勢擇人」，度德量力是對內，我們自己的狀況

要分析清楚，其實這些分析都不外什麼？分析我們條件具不具足？這個就是萬法因緣生，緣就是條件。你很發心，可是你得要有能力，你得要有智慧，你得要有外在的這些助緣。包含「審勢」，很熱心，但是不了解現在國家的法令狀況、形勢，可能好心都把事給壞了。

曾經我們還回到后稷的故鄉陝西楊凌，說到這裡要認一些親戚，后稷是周朝的始祖，因為自我介紹的時候聽到不少人說，我是武王、文王、后稷的後代，那成德也是文王的後代，所以要認一下親戚。那當然更重要的，我們要互相共勉，不能給祖宗丟臉，要努力。當時候我回去挺興奮的，回到自己的始祖后稷的故鄉楊陵。結果我們要講五天的傳統文化，還沒講，第一天會場門一打開來了很多人，陝西人很熱情又很憨厚，很踴躍。結果有出家人也來了，穿著出家的衣服都進來聽，那個公安一看到，緊張了，他也不了解我們要講什麼，我們是講傳統文化，可是他一看到出家人，佛教，馬上我們課就講不成了。然後當時候還說擔心我被抓，很緊張，趕快派車給我送回去。我也經歷過一些很驚險，有時候這個驚險是自己製造的，沒那麼嚴重。

我也遇到一位同仁，有人就毀謗他，甚至還要告他。我說那這個很嚴重啊，他說沒關係啊，被抓進去了，念佛就求生淨土嘛，他的境界很高，什麼都是好境界，他都沒有罣礙。那你看他沒有審勢，沒有了解國家法令，你談文化談教育，但是一牽扯到宗教的時候，那很可能人家相關部門就緊張了，這沒有審勢。那當然我們十幾年前的形勢跟現在不一樣，現在就可以放得開好好去做，當然我們佛弟子一定要不犯國制，一定要守國家的法令。

那再來是「擇人」，你要選擇好的合作夥伴，要見和同解，甚至於這個因緣是你派去的人，這個重不重要？派去的人去負責一件

事，假如他有問題，這一方的因緣統統被影響。請問大家，成德有沒有因果責任？有吧？所以有時候一些同修就跟成德說，你們可不可以派一個人來？那成德都說派不出人，因為最起碼，七個及時要做到，才能派出去吧？七個及時做不到的話，派出去會怎麼樣？鐵定會有人際關係的問題產生，大家相不相信？相信吧，對呀。一次沒關係，兩次，慢慢那個人與人的熱情就過去了，接著就是他怎麼連這個都不懂啊？還說這個是廬江的人，那就麻煩了。所以成德自己也不能派出去，因為七個及時也做不好。

所以當時候老法師給成德說，派一個人到漢學院去做訓導主任。那成德也是想，很用力想想，想到最後那只能推薦李老師去，因為李老師七個及時那真是做到了。成德跟李老師在海口認識，這十六年她沒有一件事自作主張，你說三個月、六個月沒有一件不容易，她確實是十六年沒有一次自作主張過，其實她的管理能力的天分那比成德高多了。大家學佛不能迷信，「聞道有先後，術業有專攻」。

為什麼成德現在跟大家談這個很有體悟，因為之前太多慘痛的經驗，因為當時候到廬江去，我們同仁也有三百號人，有的都搞企業搞得滿成功的。可是他們到了廬江去，又聽我講課，他們就把我看得很高、看的很神了。因為他們聽我講課，就會覺得蔡老師什麼都知道。因為他們說：我昨天發生了一件事，腦子裡一直在轉那個事，結果老師一上台就講了，有他心通。一個兩個三個傳傳傳，傳到最後整個中心就是：蔡老師什麼都知道。那個有社會經驗、管理經驗的人，他們都有這個認知之後，你們知道武俠小說裡面有一個自廢武功，我們這些同仁就自廢武功，因為蔡老師什麼都知道。

所以大家要了解，領導人心偏了會影響下面的人；下面的人心偏了也會影響領導人，互相影響。所以下面的人心偏了，領導會死

得很慘；領導的心偏了，下面的人也會很慘。要君臣一體，這是休戚與共，非常重要。所以後來中心有一些情況發生了，我說你們怎麼都沒有給我講？他們說你什麼都知道。後來我跟他們說我什麼都不知道。所以你要下決策的時候，沒有充分的這些情況上來，你怎麼下？

所以後來，跟師父比較近，又跟師父一起幹事兒，發現我們很多同修也都說師父什麼都知道，該反映的都沒反映，決策又是師父下，最後很嚴重了，師父說沒有人給我講啊。最後黑鍋誰背？對啊。所以我常說師父很多障礙，不單是說人家有什麼嫉妒，那個還是比較少的，最重要是什麼？我們自己學生做出來，讓別人不了解，甚至於讓政府都覺得怎麼搞成這樣？然後一說，都是老法師的學生，就麻煩了。

障礙不在外面，佛陀那個時候，阿難不是做了七個夢嗎？有一個夢就是日月星都隕落了，就是代表佛陀要滅度了。其中一個夢他就是夢到有一隻獅子死了，任何動物都怕牠，不敢接近，結果只有牠身上的獅子蟲在吃牠的肉，「獅子蟲還食獅子肉」。所以佛法是正法，外道是破不了的。誰能破正法？是我們自己佛弟子才能破壞得了正法，獅子蟲吃獅子肉啊。所以你看孟子也是講的透徹，「人必自侮，然後人侮之；家必自毀，而後人毀之；國必自伐，而後人伐之」。我們現在學聖教要具慧眼去看事情，而且隨時要看到根本，我們不看根本都是看外在的緣，沒有看到真正的因所在。

所以我們上下要一心表好法，不然我們這麼多人發的都是為往聖繼絕學，最後我們沒有做好榜樣，還做壞榜樣，那情何以堪。甚至於我們的因緣都會影響大眾對師長老人家的信心、對傳統文化的信心，這責任重大。所以我們要把正法、把眾生擺在第一位，不能把自己面子擺在第一位。

所以你看這時候孟子去勸那個好像是哪一個國君，那他的那些臣子說，你怎麼這麼不尊重我的國君？孟子說，我是最尊重國君的，我跟他講的話，都是為了讓他做聖王，這是真正的尊重。你們都是只是討好他，事實上你們是拉他下水，毀了他，讓他造無量無邊的罪業。所以什麼是真正的愛，什麼是真正的敬，那不能只看這些表相的東西。

所以你看我們魏徵大人，你說他不尊敬太宗皇帝嗎？他是最尊重的，他在朝廷之上等於是當面勸諫，不畏龍顏，可是當魏大人離開這個朝堂的時候，他會不會再講太宗一句不好？絕對不會。太宗是代表國家，他出去了講太宗不好，影響所有的百姓人民對太宗、對國家的信心。所以國如是，一個團體亦如是。大家關起門來開會了，爭得面紅耳赤都沒關係，為什麼？對事不對人，我們是為大局，為公事著想。

所以《孔子家語》有一句話很有味道，「君子於為義之上相疾也」，為了道義角度不同可以爭得面紅耳赤。「退而相愛」，爭完了，會議一開完了，出去英雄惜英雄，因為知道他對事不對人，都講真話，退而相愛。所以開會的時候一定要把真實的狀況都講出來，我們才能前事不忘後事之師，就進步了。所以開會是愈開愈有經驗，愈開愈有智慧，不能愈開愈誤會。但是討論完了，出去絕對不講團體一個不好。現在麻煩了，會議的時候都不講，出去的時候拼命講，那就完蛋了。一出去一講團體不好，殺傷力最大，為什麼？一個團體最無形的重要力量就是信任。孔子那一句話擲地有聲，「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」，你看起來這個國家好像都很有錢，只要他人民信心失去了，這個國家可以在一夕之間就垮掉了，這些例子都是有的。

所以這時候成德分享這一些感悟，都是因為自己以前錯得太離



譜了，所以也供養大家，走這一條弘法利生的路。當然很慚愧、很懺悔，但是要更積極去面對。就像我們佛門的一位高僧，天親菩薩，他以前學小乘，是不是？然後毀謗大乘，後來他知道大乘殊勝了，拿起刀就要把自己的舌頭割掉，你看那種懺悔的勇猛。他的哥哥說你以前用舌頭毀謗大乘，你何不現在用舌頭來讚歎大乘，所以他是高僧裡面作論注解大乘佛經最多的高僧，作了五百部論。所以我們看到祖師的榜樣，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，你從前所有的錯有沒有價值？有啊，一轉過來，悲憤變力量、危機變轉機、煩惱變菩提，錯誤的經驗變成普賢的廣修供養。

所以佛門強調的就是你會不會轉念？一轉「事事是好事，人人是好人」。成德講到這裡你們應該是充滿笑容，那這樣代表剛剛我講的話你們有接受，不然我在這裡，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。然後你們……成德也有點搞不清楚狀況，還是你們聽到這一句的時候心裡面突然浮現哪一件事，是嗎？卡住了。假如你願意的話就把那個卡住的可不可以寫下來，傳上來我們再切磋切磋，交流交流。

那再說回來，後來我就跟他們說，我什麼都不知道。他們就說，可是怎麼每一次我們私底下發生什麼事還是討論什麼事，你一上去就講了，所以我們都覺得你都知道啊。後來我就跟他們說，我說講課哪一堂課不是講，不貪、不瞋、不痴、不慢、不疑？哪一件事不是跟這個有關？那每一堂課都不貪、不瞋、不痴、不慢、不疑，那你的事不是「哎呦，怎麼講到我了」？對啊，哪有可能講不到？再講的更根本一點，哪一堂課不是講真心跟妄心？那我們發生的事哪有離開真心跟妄心的，怎麼講一定都會講到的嘛，所以大家不要迷信。這個迷信，我們學佛是要當個明白人，不能學佛了最後搞迷信，那還得了，那不是跟我們學佛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馳！所以我們學佛要有自知之明。

為什麼那一天我們孔學長，他不是聽到我們周學長講的，對老師不能懷疑，要守三個條件。最後孔學長也很有善根，人家都沒有懷疑，他就反省自己。成德一聽馬上，這個心境對真正修行過來人是正確的，我們守三個條件，這個對師父是正確的，因為我們有一個問題就牽扯這個問題了。

所以跟大家講到，修學的態度，老實聽話真幹。這個老實第一條就是守三個條件，師承。師長講到，學佛學傳統文化最重要的是師承，這句話大家有沒有記住？師長老人家的根性這麼好，成德是遠遠比不上，老人家這樣的根性都要守這三個條件才能成就，請問我們守不守？好，我沒有逼你們哦，你們不要回去說我逼你們守三個條件，不行，逼人就是攀緣，攀緣就造業了。那很多人可能一說守三條，煩惱來了，我又不在師父身邊，你看人要有煩惱容不容易？所以為什麼我們都要先講學習的心態，很多的煩惱都是從心態不對了延伸出來的，心態對的人，他都會有很好的思惟，很多情況他是自己想通的。

那比方我們學習裡面有跟大家有講到，「不曰」就是說要主動，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，吾末如之何也已矣」，遇到什麼事情不想著該怎麼辦，主動去思惟、主動去解決問題，他沒有這個態度的話，那孔子說那我也拿他沒辦法。有沒有大家在這裡住了兩個禮拜了：哎呀，關在這裡呀，都不能運動，我這麼喜歡運動都不能運動。我們這個世間不是西方極樂世界，是吧？西方極樂世界什麼都好，「無有眾苦，但受諸樂」，那個是佛土，我們現在是在業報的國土娑婆界。有沒有感覺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因為我們的福報有限，罪業太重，所以很多事不能圓滿，不能說條件都具足。

請問假如我們現在說：我做事的態度，就是百分之百的條件都具足了我才幹。那成德可能會覺得你可能一件事都不會幹。假如說

百分之百的條件都到位了才幹，英國漢學院幹了沒有？那我們就不會見面了，這些緣就不會延伸出來。那大家想想英國漢學院當時的條件，我看才百分之多少？可能百分之五十都不到。那老人家是主帥，幹！這個時候主帥喊幹，幹不幹？幹啊，但是你會愈幹慢慢就會愈明白主帥為什麼幹。所以有時候師長要幹的事，你能理解，有些能理解有些不能理解。當然有因緣你要請示，要把你的考慮反映，反映了，師長老人家知道，但還是要幹，那你就幹，因為老人家看的深度、長遠性不一樣。

我就再拉回來今天大家看的《太上感應篇》，老人家提到韓鎡館長給他護法，是吧？首先是提到，老人家在佛寺被趕出來了，好事還是壞事？你們的境界挺高的，被趕出來都當好事。你看你們聽到這裡的時候，有沒有想到昨天「醫道」的哪一幕啊？他來不及進考場了，被關起來，人家關起來他進不去了。所以你看老人家他沒有當壞事，因為他的信念裡面，任何境界都是佛菩薩的安排，所以心對的人就因對了，因對了，緣是不好的緣，果還是好的。而且這個好啊，好到殊勝無比，被趕出來，現在到聯合國去上班，破了金氏世界紀錄，九十三歲還上班。

其中有一個也門的大使，他說，他好像是兩年前還是三年前，他說我們在做準備，做什麼準備呢？給淨空老法師在聯合國過一百歲的生日。他是在大會的時候講的，我當時候非常感動，我說這個大使是佛菩薩的化身，為什麼？他的普賢行做的可到位了，他在做什麼？請佛住世。你看他說過一百歲的生日，那師父要滿眾生的願，人家外國人都這麼請了，老人家怎麼可能不滿呢？包含，大家要了解，有感有應，「佛氏門中，不捨一人」，只要這一個是真發心的年輕人跟師父真有緣，老人家不會走的。所以佛法你真正沒有懷疑了，你的擔憂就不見了，所以老人家常講說理得心安，還有真想

學的，真心想學的，哪有佛菩薩不教的？不可能。

可是說到這裡，那李炳南老師幹嘛走？那我還要反問你，那佛陀幹嘛走？留也是慈悲，走也是慈悲，佛法是不二法門。走為什麼慈悲？警醒眾生要有無常觀，假如佛陀就說我的壽命是三千歲，每一個人還在吃香的喝辣的，明天再去，「明日復明日，明日何其多」？這麼一示現，你看誰證果了？阿難證果了。阿難就有一個念頭沒放下，我的堂哥是佛陀。所以我昨天也有勸請幾位學長，不要跟在後面幹，要怎麼樣？站到前面去分憂解勞，一個人還有一個念頭，我的領導可厲害了，你的依賴心那個念頭就出來了，你的潛能智慧上不去啊。

你要時時想著我要替師父老人家分憂解勞，告訴大家你很快就接任務了，我這個都不是亂講的。那時候成德在海口的時候，師長老人家講，「哪個年輕人發心，我老人家給他磕頭」。這時候成德沒時間聽啊，那時候在海口，然後是我們一個同仁才十幾歲，他不聽經，我說你幫我聽一下，你聽到什麼重點給我講。剛好在吃飯他給我講。這時候成德是覺得讓自己的師父講這樣的話，自己是學生無地自容，就發了一個念頭，要分憂。念頭一起來就開始跑了，深圳、北京、汕頭、溫州、廈門就開始走，走到最後國內還不夠，馬來西亞、印尼，就開始飛了。感應可快了，有多快？同時。

你說「我發了，怎麼還沒有？」因為我們的能力、智慧、德行不夠，一給我們派任務，添亂了。然後幹不下去了坐在地上：我不玩了我不玩了，我不幹了我不幹了。那佛菩薩不是很無奈嗎？佛菩薩那麼慈悲，他看你那麼難過，他也很心痛啊。可是你幹到一半又進也進不了，退也退不了，那誰來收拾？佛菩薩來收拾，師父上人來收拾。但是師父上人有智慧，佛菩薩有智慧，我們能力還不夠，他不會派任務給我們。能力夠了，你不出來都不行，除非你不是真

發心，因為全面都是缺人，沒有一個重要的因緣不缺人的。所以我們很多工作人員他們都幹得很晚、很辛苦，人手都是比較不夠的。

所以剛剛問大家一個問題，師長老人家的智慧洞察，救世的這些理念跟因緣，我們發心做哪一個？那大家發了願之後，不要每天在那裡想：怎麼還沒來派我任務，怎麼還沒來派我任務，這樣變成打煩惱哦。

有一個禪師他開悟了，人家就問他，你開悟以前是怎麼修行的？他說我是挑水，砍柴，煮飯。那你開悟以後又怎麼修行的呢？我還是砍柴，挑水，煮飯。那問的人說，那不是一樣嗎？他說不一樣。還沒開悟，修學還沒得力以前，挑水的時候想著要砍柴，砍柴的時候想著要煮飯；那後來慢慢慢慢體悟到了，應該怎麼修啊？挑水的時候挑水，砍柴的時候砍柴，煮飯的時候煮飯，最後這麼修了就開悟了，開悟後當然還是這麼修。這個故事挺有意境的。

我們再引一句禪宗的話，「行亦禪，坐亦禪，語默動靜體安然」，會修的人安住當下，穿衣吃飯都是用功。那假如我們現在發願了，又一直在想怎麼沒有給我接任務了？這叫未來妄想。發了願就要相信佛菩薩是法界身，佛菩薩在哪裡？佛菩薩在哪？法界身是什麼概念？無處不在。整個宇宙都是他的身，叫法身。對啊，做個比喻，整個宇宙是一個身體，那他已經證入這個境界了，你拉他一根頭髮他知不知道？你拉他一根汗毛他知不知道？對啊，所以感應，你發的念，你的菩提心是感，佛菩薩鐵定有應；但是已經發了沒有感，那就是因緣還沒到或者我們的能力還不夠，趕緊安住當下，好好扎根，提升自己。

我們有一位學員，他第一屆就過了，結果他考雅思考了好幾次。他那一次上課，我們一些同仁也在，那上課是全班最用功的，坐在第一排，非常專注、用功。好幾位學長當時的因緣都在，他的

什麼心開了呢？對師父的孝心開了，他哭得非常厲害，尤其是唱那一首「師讚」，他特別觸動，因為他十幾歲在新加坡跟著師父，緣很好，師父也是手把手教他。後來還介紹他去拜徐醒民老師學儒學，很用心栽培他。後來在那課程當中，他整個孝心發出來了，考雅思的過程又回到家侍奉他的好像是奶奶，還有他的父母，孝心整個都發出來了。考了很多次，最後考上了。正準備要去漢學院，師父說你別去了，來當我的祕書，他當場就放下了。所以你看，馬上接任務。他的根基夠了，心境夠了，馬上就接任務了。那英國漢學院去不去？再幹個幾年就去英國漢學院教書啦，還是會去的，有緣就會去了。

我們也有學長英國漢學院沒讀成，後來也是去了英國漢學院教書，每個人的緣不同，但是最重要的因為他願心沒有退。他沒去漢學院，佛菩薩還是安排他鍛鍊，最後他鍊出金鐘罩、鐵布衫，沒有罩門，他就可以去扛任務。有罩門不行，比方說特別喜歡人家稱讚，去接任務麻煩，人家幾句話就把你給買了。

師父老人家的行誼，我們懂得觀察，太多太多學處了。什麼緣你要進，什麼緣你要退，他會清清楚楚。師父發了出家的願，著不著急？一點都不著急，因為章嘉大師教導他，你學釋迦牟尼佛，你自己不用操心。出家，人家來找你，你不用找人家。你去找人家，人家不同意，你還生煩惱。這一段大家聽過沒有？對啊，所以很多人都來問我，我想出家，好不好？我都覺得師父這一段話他沒聽明白，師父出家這麼好的榜樣他都不學，然後想出家的念頭想了好幾年，都變煩惱。

那我講這裡，你說我又沒有要出家，所以要用心去領悟這些事中的道理，這個理是不分各行各業的，所以為什麼聞一知十，就用心去領悟道理，一通就百通。告訴大家佛門是最不分別，不執著的

。《維摩詰經》裡面就講了，發菩提心即是出家，這叫心出身不出。在家人發了菩提心，實質上也是出家，所以你說佛門不都在破我們的執著。有出家的釋迦牟尼佛，還有在家的維摩詰居士，你看這表演多圓滿！文殊菩薩見到維摩詰居士也要什麼？頂禮三拜，右繞三匝。因為佛門是師道，達者為師。所以維摩詰居士那些開示很多都是破我們的著相的。所以師長老人家他發心了，他沒煩惱，佛菩薩安排，人家請他九次出家，最後去請教李老師，「他真的很誠心」，最後就出家了。你看師父在進退當中他很清楚。告訴大家請師父出家的是福州人，所以福州人挺會修福報的，這個實在挺不能嫉妒，要讚歎。你看這個福報大不大？大的不得了啊。再來，阿彌陀佛大飯店也在福州立起來，這個福報也被福州人修去了，我們要乘勝追擊，要學到要趕快修這些大福報。

再來，我們再回到剛剛師父講到，他在景美圖書館，我私底下了解到，師父很多出家、在家弟子，在景美圖書館呆不下去，離開的超過一半都不止，看不懂師父在做什麼，甚至還有的學生覺得師父懦弱，他就沒信心了，就離開了。一個人這一生的成就最大的關鍵在善知識，就是他依止的老師。所以我們密宗強調三根本，黃念祖老居士在《報恩談》第三十一拜，「一心觀禮，盡虛空遍法界常住三寶，十方護法菩薩，金剛、梵、天、龍神，聖賢等眾」，因為這是拜護法，是事業的根本。

老人家還有一句話，「護法的功德大過弘法」，大家聽過沒有？為什麼？因為沒有護法，弘法發揮不了，你再有能力沒辦法弘法利生。再來，護法的難度高還是弘法？護法。那弘法的人每天上台下台，護法人面對的人事多麼的紛雜，那難度太高了，他還能一直護下去，那個沒有真正為佛法為眾生的心是辦不到的，所以護法功德大過弘法。

那我們這個時代跟以前不一樣了，以前的時代誰做護法？退下來的老和尚做護法，他有弘法的經驗，他就不會行政干擾教學。現在學校裡面最大的問題，其中一個就是什麼？這個教學的人很用心要教，行政的人：明天給我編個短劇，要表演；明天什麼上面的人要來，趕快給我安排一個什麼；那個什麼作業簿什麼趕快給我準備，趕出來。趕出來的東西是不是真的？那我們在教小孩子幹什麼？教他應付上面的。

所以你看《禮記·學記》裡面有沒有講，「未卜禘不視學」，好像是春秋，就是一年當中就是兩個時間點他才來，上級領導再來考察教學，讓這個教學的人有充分的時間在他規畫的教學計畫裡面去落實，你常常來檢查就把他的整個計畫都打亂了，所以你看我們古人都很有智慧的。問題是現在教學的人也不學《禮記·學記》，官員也不學《禮記·學記》的話，大家就沒有共識了。

那護法在我們這個時代不是退下來的人做，是發心的人做。所以做護法挑戰也很大，因為發心的人也還在學，他面對這些人事境緣那麼複雜，他也要高度警覺，「我不能用習氣來做事情」。那我們今天要去挑一個護法，他要完全了解教理，然後又很有行政能力，去哪裡找？也很有難度吧。所以您看師長老人家在那個時代，為什麼韓館長對他有一些態度不好，他都完全不放在心上，甚至只有念韓館長的恩，因為老人家都抓那個最重要的重點。

我們這個世間福報都不足，哪有方方面面條件都具足的事情讓我們做，抓那個最重要的事：就是只要不讓我離開講台，眾生就能得利益。長期講經慢慢弘護的人才不就聽出來、不就發掘出來了嗎？可是你因為哪個態度不好，哪個條件不具足就卡在那裡，這個緣不就發展不下去了嗎？所以有時候老人在表演忍辱，有時候我們不見得看得明白。所以老人家那時候沒有修忍辱，我們今天怎麼學佛



？老人家這一忍成就了多少法緣？上億人都不止啊。

所以剛剛講到有一個問題，「錯了也要聽」，這個依義不依語，就是要完全信任我們依止的老師，因為他是過來人。所以李炳南老師開那三個條件，開出來的人他已經是什麼人？過來人。不是過來人敢開這三個條件？再來，修行的人責任心都很重，當這個學生答應的時候，反而是他要扛起對這個學生的負責，一定要成就他才行，那處處的善巧方便。你看看師父一個表情不對，李炳老就把他叫到房間去了，有沒有？看他表情不對，一定有什麼看不懂了，叫過來，你是不是因為我對同學們的態度不對，你有疑惑？結果師父就跟他說了。對緣成熟的怎麼樣？有打有罵。那些一提醒他，他就會記恨的，那不可能跟他結怨，那個就跟他保持好關係，他願意來親近，他的善根也會慢慢增長。所以你看李老那過來人，洞察機先，因為他已經過來人，他知道怎麼護人。所以這一個「錯了也要聽」，它的理就是完全的信任，不能懷疑善知識。

剛剛跟大家講三個根本：第一個，事業的根本是護法；第二個，成就的根本在密宗講本尊，念佛人的本尊就是阿彌陀佛，所以你念阿彌陀佛你就是做阿彌陀佛，所以成就的根本就是你念的那一句佛，你修持的那一尊菩薩，那就是我們修學成就的根本；第三是加持的根本，就是上師，就是你依止的善知識。我們有學長他們學密，他們的上師就是他們加持的根本。而且他們的上師也是非常了不起，他們的表法都是我們佛門興盛的景象出現，他讓他們的弟子來響應漢學的復興，就讓成德想到一句佛門的話：「若要佛法興，唯有僧讚僧」。

而且大家要知道密宗是佛門的高級班，禪宗、密宗都是高級班。所以高級班必須有基礎，所以密教它首先要學顯教，十二年的經教，打好基礎。其實這個都跟佛陀教的是完全相應，「不先學小乘

後學大乘，非佛弟子」，所以扎基礎的。所以他們的上師也都看到，這師長老人家他講經說法都六十年了，佛門這些經教講的都很透徹，所以也都讓他的學子來扎好這個顯教的根基。所以有時候我們當弟子不一定看得懂，但是我們信任了，慢慢走就愈看愈懂了。

密宗有一個公案，密勒日巴尊者，這個是密宗修學很高的。你們聽過密勒日巴尊者嗎？那個修學也是很簡單。他也是小時候被人家欺負，後來學了一些邪法，就把那些當初欺負他的人殺了不少，造了這些很重的業。後來他知道了，他要修行，就去親近他密宗的上師。結果他的上師對他太苛刻了，讓他背石頭、蓋房子，那個石頭都是這麼大一塊的石頭，那他全身都是傷痕。一件接著一件統統都是不可理喻的事情，他都忍住，就做做做，結果做到第九件做完，還有一件，他的師母看不下去了，就第十件，他的師母出面，他就沒做成。

所以講到這裡有沒有想到哪一句成語？「不可以有」，女學長妳配合一下，妳們講出來我壓力比較不會那麼大，「不可以有婦人之仁」。妳們不要這麼緊張嘛，我們已經強調依義不依語，意思就是說不能情執做主。「復有眾生，作大福田，取相分別，情執深重，求出輪迴，終不能得」。現在的男人情執也挺重的，一定要講這句話，人家心才能平。以後台上要記住這一點，只要講到女人的問題，最後一定要補一句男人的問題，出言要順人心。

後來他這個上師就說了，他說因為他造的孽太重了，我叫他做的這些事都是把他業障給懺掉，所以妳這麼一做，他就還有一部分的業障懺不了。

所以成德講這個公案，也就是說我們在依止善知識，比方說我們依止師父上人，守這三個條件，那我剛剛說有人煩惱起來了：我又不在師長身邊。寧為成功找方法，不為失敗找藉口。所以這個世

間你要懂得去解決問題，我們要去做這件事一個決心就做了，要不  
做它想一千一萬個理由都有了。所以剛剛跟大家舉了，我們在這裡  
，關起來好不好？不拿手機好不好？哇，現在覺得不想把它要回來  
了吧？心清淨不少吧？對啊。好啊，好中有沒有不好？當然有不足  
，就不能像天安門這樣去散步跑步，是不是？沒有那麼大空間，又  
出不去，禮拜天才能放出去。這個就是我們所存在的情況。

你今天到一個團體去，告訴大家，挑毛病，very  
easy（很容易），怎麼可能沒毛病？去西方極樂世界才沒毛病，大  
家都還在修行。但你要看到他最可貴的在哪裡，一挑毛病，再好的  
緣你跟他都沒緣。所以處事最重要的那一份存心，孔子說「君子義  
以為質」，君子最重要的本質是什麼？道義。「君子義以為質，禮  
以行之，孫以出之，信以成之，君子哉」。每一句再開解來都很有  
味道。但是它第一句義以為質，什麼是義？義就是應該的。

義跟利是對立的，是吧？所以義就是不講利，不講自私自利。  
可能我講到這裡，他說，「那我在這個團體裡，我在某某淨宗學會  
上班，我有領薪水」，領薪水就是利啊？那也太著相了吧？他來全  
心全意護持淨宗學會，義啊；淨宗學會盡心盡力把他的家庭生活照  
顧好，義啊。哪那麼著相？一著相了去做義工沒領薪水，看到領薪  
水的就高一截：「領薪水的。」完了，所以有沒有功德？並無功德  
。你心用錯了，哪有功德可言？所以五度如盲，般若為導，般若是  
眼睛，五度如盲，有了般若那五度才叫波羅蜜，只要一著相前五度  
統統都是修福報而已，統統都是修三世怨。所以什麼是般若？不著  
相就是般若。

所以再講到剛剛說的，事情都不是圓滿的，那我們既然是義，  
不講條件，今天有緣到了這個團體，「正其誼不謀其利，明其道不  
計其功」，這兩句話熟不熟悉？師長老人家，「四千五百年，老祖

宗是怎麼教導後裔的」，那個立身、處事、接物，處事不就這一句嗎？這一句告訴我們什麼？處事只有「正其誼」，誼就是義，不謀其利。「明其道不計其功」。所以面對任何事業、因緣，只有什麼？道義。沒有什麼？利，功利。一講功利就不在道義當中了，這一句話要不要受持？這一句話一受持，保證你煩惱沒了。我們很多煩惱來自於什麼？他怎麼可以這樣對我？這個條件怎麼？這個制度怎麼可以這樣？這個什麼怎麼可以這樣？他們都修多少年了，怎麼可以這樣？一堆都挑出來了。義的人不是這樣的，義的人，有緣了怎麼利益對方，怎麼讓這個團體愈來愈好，義，他沒其他的念頭。

所以為什麼說修行人是愈修愈簡單，不是愈修愈複雜。愈修愈簡單，簡單到最後只有一句南無阿彌陀佛；愈修愈謙卑，修到最後只有「看一切人都是菩薩，唯我一人實是凡夫」；愈修愈慚愧，好事向別人，壞事向自己，事情出問題了，責任自己扛，好事成功了，功勞都是別人，隨喜他人。這是一位已經在西方的圓瑛法師，他的法語。成德當時候看到，覺得這個心法太可貴了，可以拿來讓我們在修行的當中，勘驗我們走對了，還是走不對了。所以這個是心態對了，真的心裡面都是正能量、都是正念，不會煩惱。

那剛剛是講到護法不容易，團體現在弘法，弘護正法都不容易。我們再拉回來，我們親近善知識，假如這個事你覺得是錯，你覺得他是錯，你可以請教；但是假如善知識跟你說，你先做再說，那這個時候你不理解你就跟著做，有時候不給你講，怕把你的悟門給堵住了，可能都有他的考慮、用意。所以你看師父他守那三個條件，老人家有沒有說為什麼叫他守？沒有啊。為什麼不問為什麼？為什麼不講？李炳南老師為什麼不跟他講為什麼這麼做，很有味道！你看那個鍋漏匠的成就高不高？高。為什麼他高？連問都不問。他那個信很深，問的人信有可能就沒那麼深。要講有可能，不要說

信沒那麼深，很多人就內傷了，出言要順人心，很可能就沒那麼深。

所以佛門有一句話叫愚不可及，那個不是真的笨，那不是愚痴，他那個愚是什麼？老實到別人做不到。你看海賢老法師不是也老實到別人做不到嗎？「你就一直念下去」，他就老老實實就念也沒問，他有沒有問他的老師，為什麼要念阿彌陀佛？沒問。鍋漏匠也沒問。就是因為沒有告訴他為什麼，才能測得出這個學生老實到啥程度。

我又講破了。以後人家問你們，沒問題沒問題沒問題。這個有些事到底該講不該講，我現在還在拿捏當中，我剛剛有沒有說什麼？我什麼都沒說，你們也什麼都沒聽，我是說而無說，你們是聽而無聽。當然成德說完了，你們真的是什麼都沒聽到，那個意思是你聽完領納了，而不是硬記在心上。所以說實在的，比方說老師問我們一個問題，現在要想哪一句回應呢？那已經不是我們的東西了，你應的東西隨問隨答，那才是你學到的。

那當然，成德拙見供養給大家，聽完其實大家領會那個道理，那個心境到位你就知道怎麼應對了。你可不能又去遇到師父的時候，還在想我是怎麼講的，這個招數要出哪一招，就麻煩了。那我就「我不殺伯仁，伯仁卻因我而死」。所以你們就知道我殺了不少伯仁，所以現在都吃不胖是結果，原因是有些話講過了，把人家的悟門給堵住了。好，你不理解做了再說。

第二種狀況，就是說這一件事你不理解，你也沒有判斷，你只是覺得好像不是很妥，這個時候你先做了；第二，你判斷是錯，你很有把握是錯，可是老師說你就幹吧，這個時候幹不幹？無傷大雅，幹，是吧？對啊。請問你現在跟了一個領導，有一件事依你的經驗很有把握這樣是錯，然後他說就這麼做，然後你就跟他搞到半夜

三更還沒睡覺。最後隔天兩個人都昏倒，那這樣沒智慧。這個時候該恆順要恆順，甚至於有時候現在勸領導可不好勸，因為領導也還在學，你那個應對分寸的拿捏，《論語》裡面也有教，「事君數，斯辱矣；朋友數，斯疏矣」，你勸他要善巧，然後勸三次了，不聽了不能再硬勸了。那這個時候假如那個錯很嚴重，你勸了三次不聽，可以離開。離開，你的心還是為他好，還是藉由離開去勸，這個心就用對了；你帶著怨恨走，你前面的功德全部燒掉了。

第三個情況，你判斷是錯，可是領導又叫你要這麼幹，但是這個錯足以摧毀團體跟傳統文化。你幹還是不幹？所以理智很重要，你不能搞情執，這個時候要學唐太宗坐在地上哭，嚎啕大哭，把他父親李淵給勸住了。「號泣隨，撻無怨」唐太宗用上了。因為他爸爸要這麼做，他判斷絕對全軍覆沒，就完了，他哭了，爸爸還是心疼兒子，最後就聽他的了。

「醫道」有一段沒剪出來，有一次，柳義泰叫許浚去治一個宰相的太太，然後給他指導，你這麼治。結果許浚去了，這是一個你用錯她就斷氣的人啊，很危急啊。許浚醫她，跟老師學的這樣用絕對不行，這病人沒命了。老師叫做的，咋辦？做不做？所以他沒聽他老師的話，他還是依法不依人，是他老師考他的了，把誰擺在最前面？眾生。你把眾生擺在最前面就是對老師、對領導最大的尊重，不然你做錯了，誰背黑鍋？不是背黑鍋，誰背因果？這個時候用詞不當，誰也有因果責任，對啊，所以你看法都是圓融的。

所以有一句話叫一執成病。你一有執著，佛法都變世間法，所以真會修的人，時時六根接觸六塵，觀自己有沒有執著點產生，這是會修的人。所以有沒有人一聽師父說「錯了也要聽」，這一句話卡在心裡卡了好幾天，是不是講錯了？有一些話你聽不懂也不要罣礙，先放下，有機會再問，不要又好像被卡住了。

包含有學長有問到，師父那個時候有講說：漢學院的學生學好了，出來以後可以改正經典的錯字。我們一聽到這裡說，不是不能改經嗎？對啊，不能改經。那個會集本為什麼會集沒有出善本？就是前面的人都有改經。發現這個字錯了可以把它註在旁邊，因為發現那個嚴重的錯了，註在旁邊後面的人就利益到了嘛，但是不能去動那個字，不然後人都亂動經文。

好，那今天就跟大家先交流到這裡。謝謝大家！阿彌陀佛！